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七

金履祥編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記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之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少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

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
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
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
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不授器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
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
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
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
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

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
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
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
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
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
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
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
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

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
 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
 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
 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
 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
 子之道矣其一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
 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
 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

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示父師司成一有元良出國
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
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庶慙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
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山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
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
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
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賈傳
○傳職篇曰天子不詢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

新書

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備於
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
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
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
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
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老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
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修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
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
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
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序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

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
屬大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
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
右述臣不知己諾之適僭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
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
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庶雜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
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
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
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恃行而莫先
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皿器御

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太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無不待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攝政之始

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
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爲天子
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矣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況幼冲之年不
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爲
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詩極道衣
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
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弦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召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棗匪通弗永遠念以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為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於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絕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退老於家不復與知也

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

光施于我冲子

此原上文以解一不款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

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且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

光大施于冲子而已以用力言之則又曰天不可信我道

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複之意天不可

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

所受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

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

言為正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

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
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
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
師保傳說乃後進之賢相比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
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傳
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 率惟茲

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

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

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
業故殷之宗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如此之久也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

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世家大族也王人

甸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
號令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為之輔相以永

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於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
親德之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

奔走效命於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
其君於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若龜
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

公平公正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
正感通之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即降滅亡
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
有堅定之命其在於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
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萬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

三以勉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或作周田

觀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害寧王武

王也號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於東號閼大散宜生泰

顯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為而申

勸武王之德焦大命於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

有號叔等五人者助之句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彝教則

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達國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

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

也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而欲

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斂不

為之意者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

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

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冲在我

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游大川予

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冲雖已即他與未即位同爾君

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

臣又皆引云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
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玆指上文而言商六
命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